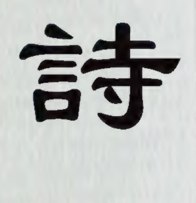


詩益

詩益卷之二

金壇後學劉

王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間北得河陽漸冀州南周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及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自是謂豐鎬為西都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大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不列其詩於雅而降為國風傷周道之衰也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而曰王以別於諸國焉。

說詳後詩大問。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賦也、下二章同。○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其顛覆、故賦所見而作此詩、黍穀名、離離、實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或曰粟也、黍秀稷尚苗、蓋六月時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此以黍之離離興行之靡靡。亦賦中有興義、搖搖、無所定之意、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視之蒼蒼然也、此、謂宗周、言使宗周顛覆至於如此者、果何人爲之哉、蓋深怨之之辭、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秀也、稷由苗及穗、則陋一見也。如醉、比搖搖又甚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實蓋七八月之間稷由穗及實則又匪一見也如噎言不能喘息也比如醉又甚矣。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下章同○周大夫行役于外其室家思念之而作此詩君子婦人謂其夫于往也期歸期也曷何也言不

知今何所至也。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牛次之。蓋賦其所見如此。以興思其君子之意。亦賦中興義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括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不日不月。不可計日月也。所謂不知其期者如此。佸會也。言何時來會也。來會。則至此而無他適矣。桀杙也。棲杙與棲雞內者不同。言不一見也。括至也。前章言來。此則見其至矣。苟且也。苟無飢渴思之深而憂之切也。

皆承前章而言。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紙且子餘反末句無韻

賦也。下章同。○賢者遭亂世，與其友相招爲祿仕，而同隱於樂官，故作此詩。君子，謂其友。陽陽，自得貌。左，左手也。簧，笙竽管中金葉，吹則鼓之出聲，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右，右手也。我，詩人自我也。由，從也。房者，右有房中之樂，故云房。只且，語辭。樂只且者，亦輕世肆志之意，猶簡兮詩人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貌。翿，舞者所執羽旄之屬。敖，舞位也。前章言聲，此章言舞，兩章亦各舉其義言之如此。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此篇從毛氏舊解，詳後詩辨。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叶胡威反）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下二章同○申國近楚數被侵伐平王遣畿內之民戍之故怨思而作此詩揚悠揚也水緩流貌散材小木爲薪揚水不流束薪與己之役賤遠戍不能庇其室家也下二章不流束楚不流束蒲義倣此之子謂室家屯兵而守曰戍申姜姓國平王母家朱子云在鄧州信陽軍境懷思曷何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楚木名荊屬甫卽呂也亦姜姓國書呂刑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幷戍之下章戍許同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許國名亦姜姓此篇詩意亦以戍申戍甫戍許三者爲章各舉其義言之說已見前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今但以其立已爲有德俾復讎討逆之師爲報施酬恩之舉其忘親逆理得罪於天爲已甚矣由此觀之周之衰也不亦宜乎○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吐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下二章同○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其婦人自傷而作此詩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今名益母草暵燥也蓷之暵乾猶婦之被棄故以爲興仳別也嘅嘆聲艱難窮厄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慨長也蓷之長者皆暵則其暵甚矣條條然歗貌歗嘆口出聲悉恨之深不止於嘆也淑善也不淑言其夫之待己不善也蓋遇饑饉之歲而遂相棄此表薄之俗所謂不善也舊解古者死喪饑饉曰不淑則與首章遇人艱難何意重沓矣夫夫婦相棄即曰不善亦據實之辭未爲失忠厚之道也固不必曲爲之諱耳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暵其濕者旱久則蓷之生於濕者亦乾也啜泣貌啜泣又下上於歎矣何嗟及矣言末如之何窮之甚也此詩前章艱難以不忍責其夫而首章先曰遇人艱難以原其見棄之由末復曰何嗟及矣有怨恨之辭無他適之志忠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比也下二章同○周室衰微國家多難君子不樂其生故自傷而作此詩爰爰緩意離麗也鳥網爲羅兔性陰狡而爰爰自得比小人之得志也雉性耿介而反離於羅比君子之被禍也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此詩人蓋猶及見西周之時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爲也非眞無爲也但比亂離之世則似無所爲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

罦覆車也亦名翻車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或曰可以捕兔造作也無造言無事也覺寤也無吪則無覺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尙寐無聰

罿，罬也，即罦也。或曰：兩章不宜重出，罿與罦義蓋不同。庸，用也。無用，亦言無事也。聰，聞也。無覺則無聞矣。此篇三章首以雉之離羅、離罦、離罿，蓋各舉其義為比。末句意舉相承言之。餘未詳。臨川王氏謂凶甚于憂，憂甚于罹。

每章第六句義亦有淺深。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去聲）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興也。下二章同。○世衰民散，有去其家國而流離失所者，故作此詩以自歎。緜緜，長不絕貌。岸上曰滸。河岸常有崩陷水患，在河之滸，言失所也。下二章在涘在漘，義同。蓋葛藟所以自庇，而以河滸與他人父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

水涯曰涘涘與浒不同與義未詳或曰浒高而涘稍近水故以浒與他人父涘與他人母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曰漘昆兄也漘與他人昆義亦未詳或曰漘之爲言脣也昆弟相依脣齒然故以與他人昆聞相聞也此篇三章首言父次言母次言兄爲尊卑之序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下二章同。○此男女淫奔之詩、彼、謂所私之人、采葛以爲絺綌、蓋淫奔者托之以行也、承庵姚氏曰、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言三月。

彼采蕭叶疎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承庵姚氏曰、采蕭在秋、故言三秋、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承庵姚氏曰、艾必以三年之蓄爲貴、故言三歲。

采葛三章章三句

此與下邱中有麻、竝從朱子
傳解作淫奔之詩。詳後詩辨、

大車檻檻（胡覽反）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下二章同。○周大夫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故作此詩、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始生、青色、毳衣衣繢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蓋淫奔者見其大夫乘此車服此服而來也、爾淫奔者相謂之辭、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包下章末句意而言。

大車哼哼（他吞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哼哼、重遲貌、首章言車之聲、此章言車之貌、亦兩章對舉爲義、或曰、檻檻宜作貌、哼哼宜作聲、俟更詳之、璊、玉赤色、五色備故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承前二章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而復明其真穀生死穴矣也。噫，白也此約者之能所謂革面而未革心者，去二南之化遠矣。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時遮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亦淫奔之詩。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彼，謂邱中有麻處盡疑彼與復有與私而留之者。子嗟，男子字。將，願也。施施，喜說之意。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男子字。來食，就我而食也，則不但施施喜說而已。首章二章言望其人之來如此。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

之子、幷指前二人也。言望其人而不來、但貽我佩玖而已、反前二章之意而若言之。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

鄭邑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初封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死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國焉、號曰新鄭。鄭風二十一篇。朱子傳解將仲子以下、凡淫奔之詩十四篇。宋元以來學者多疑其說。今以本篇詩意及前後篇之義合考之、小序毛鄭氏舊解、及諸家辯論、多不可通、故惟將仲子遵大路風雨三篇、畧以詩意改訂、餘並從朱子而不從舊解、說詳後詩䟽。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

之粲七旦反兮

賦也下二章同○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美之而作是詩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也言德與之稱也改更也敝又更爲者願其常居此位服此服也適之館舍也卿士在王宮有館舍治事之處還還其私邑也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愛之欲飲食之也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緇衣見好賢之至今讀其言信矣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好猶善也服稱其德則善矣

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

蓆大也服稱且善則其美大矣此篇惟每章首句畧相承爲義餘未詳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音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音哲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賦也下二章同○此蓋女子拒淫之辭將請也仲子男子字我女子自我里二十五家所居杞柳屬多生水旁故樹於里蓋其地域溝樹也篇首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則不欲其人之來可知下文復云畏父母之言以絕之則其爲拒淫之辭信矣蓋此女子始與其人有約而後悔之故其言如此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

反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牆垣也自里及牆則近其居矣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園圃之藩內可種木者及園則又近矣檀樹名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爲車木之貴重者故樹之園此篇三章首言父母次及諸兄次及人言亦尊卑內外之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叔于田 叶池因反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下二章同。○鄭莊公弟共叔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于、往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仁、愛也。美且仁、對居人言。盡巷居者、宜相仁愛也。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狩、冬獵也。承首章于田而申言其時。美且好、對飲酒言。盡飲酒者宜好會也。

叔適野叶上羽反巷無服馬、豈無服馬叶滿補反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適、之也。郊外曰野。承前二章于田于狩而申言其地。服、乘也。美且武、對服馬言。盡乘馬者宜有武容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下去聲）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

賦也。下二章同。○說同前篇。乘馬，四馬也。組，織組也。如組，言調習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言其諧和中節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也。公，莊公也。狃，習也。末復爲警戒之辭。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叶魚駕反）。抑磬（音慶）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也。銜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上襄猶云上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首章如組如舞，言叔善御。此章復言御馬之良如此。下文乃兼美叔射御之事也。揚，起也。忌、抑皆語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此上二章皆言叔初往田獵之事。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依廣韻宜作鴇，叶補苟反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叶符有反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叶虛旰反 抑釋掤忌。音冰 抑鬯弓忌。音暢，叶姑宏反

末章言田獵將終之事也。驪白雜毛曰鴇。既云乘黃，復云乘鴇者，美其乘馬之眾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兩手也。此亦承前章先言御馬，下文兼美射御，與前章同意。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箭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鬯弓，藏弓於囊也。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蓋

美之之辭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共叔段事見春秋傳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號而讀大音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平聲英叶於郎反河上乎翱翔

賦也下二章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公子素傷之而作是詩清人清邑之人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者二矛重建車上故其英重疊也翱翔遊戲貌言其軍容之盛如此乃但相與遊戲而無事其能不至於潰散乎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則其將之久可知首章但言師之無事此章遂言其久如此

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敕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軸亦河上地名在彭在消復在軸者言其師久不歸故遷徙無常所也陶陶自適貌左謂御旋旋車也右勇力之士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即高克也好容好也蓋將與左右之士皆旋車拔刃為容好以自樂也未復申言其翱翔逍遙之事如此以結前二章意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傳

羔裘如濡（而朱反）洵直且侯（叶洪姑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容朱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其大夫之詩羔裘大夫之服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蓋先美其大夫被服之偉如此下文乃稱其德也其語辭舍處也命者天之正理渝變也言能守理而不變如守死善道之類猶羔裘之順而美也首二句賦中亦有興義下二章同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以豹皮爲飾也首章美羔之全體此下二章曰飾曰英各舉其一端言之孔甚司主也司直主于直也即所謂舍命不渝者非強有力不能然豹之孔武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肝反兮

晏鮮盛也三英羔裘之飾其制未詳粲光明也彥美士蓋即以其守理不變而主於直者爲美也此邦國之光亦猶羔裘之晏粲然。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丘據反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賦也下章同○賢者將避國亂而去之有欲留其行者故賦其意而作此詩遵循摻擥袪袂也子謂賢者寁速故舊也言子無惡我而不留蓋故舊之道不可以遽絕耳不言其惡國亂而言惡我者婉辭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叶許

反也

執手比執袪爲又親矣䩉醜同欲其不以已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故舊且不可絶況復情好乎蓋此人凊賢之甚有加無已故其言亦以漸益深如此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此篇從序說毛鄭氏義詳見後詩辨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鳬與鴈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賢夫婦之詩故述其相警戒之語而言昧爽且明也昧且將明未明之時子與視夜以下皆婦語夫之辭也明星啓明星先日出者翺翔往隨上下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鳬水鳥如鴨青

色。背上

有文。

弋言加(叶居何反)之與子宜(叶魚何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呂吼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承首章婦語其夫而言。加。以矢加鳧鴈也。宜。調和滋味所宜。內則鴈宜麥之屬是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言夫婦之好合也。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

承前章婦又語其夫而言。來。謂致之來者。雜佩。左右佩玉。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凡觿燧箴管可佩者皆是。贈送。親愛同道也。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懽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亦可見婦人

之賢而其相夫猶能盡其道矣此篇三章皆設夫婦告語之辭而一意相承言之如此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下章同○淫者見其女子之美而賦此詩同車言與己同車也蓋其女子已奔而相從矣故賦其所見如此舜木槿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翱翔行貌孟姜齊女來嫁於鄭者卽謂此同車之女也洵信也都閑雅有度也淫女曰都者亦其入私相愛悅之辭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叶於郎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叶音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行同車而行也或曰行步行也與同車義不同英猶華也將將佩玉聲淫女日德音者亦私相愛悅之辭蓋前章末但言其女子之美而此章則復言巳思慕之意如此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此下至東門之墠七篇並從朱子傳解作淫奔之詩詳見詩辨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興也下章同○淫女戲其所私者而言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狂狂人也且語辭蓋荷華美而扶蘇不足美故以荷華與子都扶蘇與狂且也下章橋松游龍義做此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一名馬蓼葉大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亦男子之美者狡

狡狡獪小兒也此篇兩章亦名舉其義言之如此說見前衛風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萚他落反兮萚兮風其吹叶昌戈反女音汝下同叔兮伯兮倡去聲予和胡臥反叶平聲女

興也下章同○亦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萚木槁將落者女指萚而言叔伯男子字予女子自予女謂叔伯也曰倡曰和蓋假作歌而言故以風之吹萚有聲者為興下章漂女義同

萚兮萚兮風其漂音飄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平聲女

漂與飄同吹言其始吹漂則其吹之有力而將去者要成也必欲其成則非聊且和之而已

萚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下章同○此淫女見絕而思其人曰彼狡童者亦藏之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與我食承首章不能餐而言息安也不能息比不能餐之意爲又迫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賦也下章同○亦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狂童之狂也且深謂

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于軌反叶于已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此篇兩章，亦各舉其義言之。同前山有扶蘇篇。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芳容反叶芳用反俟我乎巷兮叶胡貢反悔予不送兮

賦也。下三章同。○婦人與男子期，男有異志不從，既乃悔之，故作此詩。丰，豐滿也。巷，門外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壯貌。堂，比巷為近矣。將，亦送也。此上二章，悔其始之不從如此。

衣錦（去聲）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

此下二章承前二章意而望其復來之辭聚稱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行始行也。歸則至其家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下章同。○淫者思其人而作此詩。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東門之旁有墠，墠外有阪，阪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先以墠阪茹藘為言。本賦中有興義。下章東門之

栗

同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承首章而言。踐，行列貌。東門之旁有栗，栗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有踐家室，所謂室邇也。子不我即，所謂人遠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下二章同。○此詩蓋婦人喜其君子既歸而作。淒淒，寒涼意。喈喈，雞鳴聲和也。蓋賦其君子歸時所見如此，猶風雨以譬時亂，雞鳴譬已之守。雞不為風雨改其鳴，猶已不以君子不在，變其守。亦賦中比義也。夷，平也。言其憂心以平也。

風雨瀟瀟（音蕭）鷄鳴膠膠（音交）旣見君子云胡不瘳（勑留反叶憐蕭反）

瀟瀟風雨暴疾之聲。膠膠猶喈喈，但膠膠有膠合之義，又言其鳴之衆而如一也。瘳疾愈也。蓋其積思之疾至此皆愈也，則匪但心夷而已。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鷄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昏。已止也。曰夷曰瘳，本其前日之憂而言也。喜則其意新矣，故以終前二章之意。

風雨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下二章同。○亦淫者思其人而作此詩。青青，純緣色。體具父母，衣純以青。子，謂男子。衿，領也。思其人而及

其衿，借言之也。下章青青子佩，同。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嗣音，繼續其音問也。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

青青，組綬色。佩，佩玉也。子寧不來，則望其來，不但嗣音已也。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末章承前二章之意而申言之。挑，輕儇跳躍貌。達，放恣也。皆游戲意。言其人挑達在城闕，是以不與我嗣音而不來也。如三月者，思之久也。所謂悠悠我心，悠悠我思者如此。

子衿三章，章四句

此下二篇，並從朱子傳解作淫奔之詩。詳從詩辨。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同汝無信人之

言人實迋古望反女同上

興也下章同○此男女要約之辭揚水微弱與巳之興與也鮮少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謂淫關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予二人即予與女也迋女則不信矣皆承前章而言一說迋謂一時之言不信謂其平日如此亦通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賦也下章同○男子有自守以禮不爲淫亂之行者故
賦其意作此詩如雲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
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謂其室家也員同云語辭言其
室家雖貧且陋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
其人如此可謂
能自好者矣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縞

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門外曲城闍城臺此即謂東門也荼茅華輕白可愛
者如荼復言其美也且語辭茹藘茅蒐可染絳故名衣服之
色娛樂也前章日聊樂我員言其自樂也此
章日聊可與娛又言與其室家偕樂之意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零露漙徒端反叶上兖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

戸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叶五遠反兮

賦也亦有興義下章倣此○男女相遇於野故賦其地以起興蔓延也漙露多貌有美謂其女子也清揚婉者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不期而會曰邂逅適我願言其相從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瀼瀼亦露多貌但義比漙爲稍深讀者詳之臧美也前章言適我願而未及子此章曰與子偕臧則二人各適其願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叶于元反士與女方秉蕑音姦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子徐反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　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下章同。○鄭俗三月上巳之辰、國之男女、相與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賦其事作此詩。渙渙、水盛貌、蓋冰解水散之時、謂三月也。蕳、蘭也、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女曰觀乎者、言盍往觀也。且、語辭。既且者、既往觀也。且往觀乎以下、又女請男之辭。洵、信。訏、大也。勺藥、香草、三月開花、芳色可愛。此賦其男女淫奔之事、上文方云秉蕳、末復言贈勺藥、其雜沓遊戲之狀可見矣。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瀏深貌。溜清亦言水盛。蓋冰既解散，則其水深而且瀏也。殷衆也。前章秉蕳，將其來遊之時。此章殷盈，又見其士女之衆也。相謔舊本誤作將謔，今正之。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

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在禹貢青州之域，岱山之陰，維淄之野。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周武王封大公望，都營丘。大公姜姓，本四岳之後。

雞既鳴矣朝潮音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賢妃之詩。雞鳴將旦時也。蓋賢妃御君所，夙興恐晚，至將旦時，警起告君如此。匪雞則

蠅蒼蠅之聲者，初疑爲雞鳴之聲，後徐察之，乃知前其似者而以爲真也。此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或曰：賢妃自敘之辭，似亦可通，俟更詳之。

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東方明，比雞鳴又晚矣。首章言所聞，此章明所見也。昌，盛也，則不止于盈矣。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承前二章，夜遲賢妃告君之辭，而申言其意。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言恐群臣朝者將散而歸，庶幾無以我故并憎子耳。此其夙興恐晚之意，所以誤疑其似者而以爲真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此篇時世從闕，說詳詩辨。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下二章同○齊俗好田獵其人相誇譽而作此詩還便捷貌峱山名遭謂相遇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曰還曰儇皆言其人之習於田獵如此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茂美也又以其容貌服飾言之與首章還義不同峱之道峱山之道也好謂即以其儇利者爲好也末章臧同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昌、盛也、亦言其春獵服飾如此、但此詩其旨義稍深甚
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或曰前二章
儇之問、獵之道皆謂山南、兩肩兩牡、未必謂此兩狼也
末章蓋承前二章之義而切指之、說亦通、臧、善也、善則
愈好矣。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直據反叶直居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下二章同、○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
歸、俟於門外、婦至、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其女子至壻
門、始見其壻而賦此詩、俟、待也、我、女子自我也、著、門屏之
間、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素、素絲紞所用也、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此
女子初見壻、故列其服飾以識之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庭在大門內寢門外此著則稍進矣紞所用絲雖一色故首章言素此章言青末章復言黃也瓊瑩亦美石似玉者變瓊華言瓊瑩或韻所用亦非一石耳下章變英義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堂則又進矣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賦也下章同○此男女淫奔之辭東方之日謂日出時子女子也履躡即就也言其女子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或曰履躡也言躡我而相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首章言其女子之來此章復言其去也東方之月謂月出時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蓋此女子早至而暮歸如此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叶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叶都妙反）自公召之

賦也下章同○此刺其君之詩羣臣朝別色始入當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故闔公召者顛倒其衣裳如此或曰此篇下比南山蓋即刺襄公之詩說詳後詩辨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叶典因反）自公令（力證反叶力呈反）

之

晞，明始升也。未晞，比未明又早矣。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暮〉

比也○末章承前二章之意而比言之。柳，楊下垂者，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圃也。瞿瞿，驚顧貌。夙，早也。言狂夫見樊圃，且驚顧而不敢越。比辰夜之限，人所易知，今乃不早則莫，何哉。前二章未明未晞，但譏其大早。末章復云莫者，推廣言之耳。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叶胡威反止

比也，下章同。○齊襄公妹文姜爲魯桓公夫人，襄公通焉。故以南山雄狐爲比而刺之。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貌。此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也。魯道，適魯之道。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言襄公思文姜也。止，語辭。

葛屨五兩，冠緌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兩，二屨也。五兩者，或曰周禮屨人註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所謂五兩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者，物各有耦而不亂。此襄公文姜之非耦[illegible]肅用也。文姜用此道嫁於魯也。從，襄公與文姜相從也。則匪但懷思而已。此上二章所以刺其褻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去聲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興也。下章同。○此下二章，復刺魯桓公也。蓋襄公之通文姜，雖襄公之罪，亦魯桓有以縱之之故，特刺之耳。蓺，樹也。樹麻者有道，興取妻之亦必有道也。東西耕曰衡，南北曰從。衡從治之者，使土熟而易種也。鞠，窮也。言桓公使文姜得窮其欲至此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克，能也。析薪用斧，興取妻之必用媒妁也。極，亦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於齊。傳曰，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比也，下章同。○此蓋刺齊俗之詩，與衛風芄蘭大意略同。無田之田，言耕治也。甫，大也。莠，害苗草。驕驕，張王意。忉忉，憂勞也。言大田難治而力不給，則草盛，遠人思人而人不至，則心勞。比人徒務遠大，將勞而無功也。況童子乎。言此以起末章之意，下章義同。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桀桀，長大意，蓋其氣張王，則長大矣。怛怛，猶忉忉也。此勞心之深，而及於悲楚者。

婉兮孌叶龍眷反兮，總角丱音慣叶古縣反兮。未幾上聲見兮，突而弁皮眷

反兮

賦也。○承前二章言人之不可徒務遠大如此。而今童子不然也。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貌。弁冠名。成人之服。曰未幾曰突言其不宜弁而弁也。蓋齊俗夸詐。故其童子如此。此亦託刺之之辭。

甫田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

賦也。下二章同。○此詩大意與還略同。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不欲美其人。而先美其田犬者。亦賦中興義也。

盧重平聲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重環，子母環，謂一大環貫一小環也。鬈，說文云髮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鋂，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多鬚貌，春秋傳曰于思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首章曰盧令令，先言其聲，下二章重環重鋂，乃詳其物；首章曰美且仁，先言其德，下二章鬈偲，復詳其貌。既重環又重鋂，既鬈而又偲，皆所以反覆而深美之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音苟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比也。下二章同。○此刺魯文姜之詩。敝，壞。笱，罟也。鰥，大魚也。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也。然首二章但言魚之大，未見不能制意，至末章乃申明之。歸，歸齊也。如雲，言其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象呂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亦大魚，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衆言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維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行出入貌。末章申言其不能制之意如此。不復舉魚名者，謂即魴鰥魴鱮之屬。如水，如水之流，又言其行之速也。與前二章義不同，皆見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之意。

敝笱三章，章四句。

春秋傳：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音粕簟徒點反茀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祚會反

賦也下三章同○此亦刺文姜之詩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車蔽曰茀車之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之也此詞文姜往會襄公時所乘者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所宿之舍也

四驪力馳反濟濟上聲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叶待禮反

驪馬黑色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首章及此先言其車馬之盛所以極形其樂易之狀如此也末句起下二章意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 行人彭彭音邦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汶水之盛行人之多文姜且翱翔魯道之上以見其無恥也所謂豈弟者如此下章意同

汶水滔滔吐刀反 行人儦儦表驕反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滔滔流貌儦儦說文云行貌末章又言汶水及行人如此者亦以見文姜之行速也遊敖猶翱翔也不言往會襄公但曰翱翔遊敖者亦微辭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音於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下二章同○此刺魯莊公之詩猗嗟歎辭昌盛也以下皆言其盛頎長貌抑若揚者言彼抑之而若揚之美之至也揚目動也蹌趨翼如也此其容貌威儀之盛者臧善也射則臧者又言其技藝之美以見其盛也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是則可嗟歎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名猶稱也以下皆言其名首章既言盛此章復言名者惟有名稱故盛也清目清明也儀威儀也此容貌威儀之可稱者侯布侯也正設于侯中者大射張皮侯設鵠賓射張布侯設正終日射侯而不出正此技藝之可稱者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此誠我大國之甥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叶龍眷反兮清揚婉叶許願反兮舞則選去聲兮射則貫叶扃縣反

兮四矢反叶孚叶反兮以禦亂兮

孌好貌以下皆言其好前章既言名末章復言好者推其好所以可名也清揚者美目清美目揚也婉亦好貌此言其容貌之好也選異於衆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言中皆得其故處也左傳稱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其善射而能禦亂可見此又言其技藝之好也以上三章言莊公容貌威儀技藝之美如此皆前後相承爲義但前二章止言射末章兼及舞者推廣言之耳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

魏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北析城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周初

封國,至今其世無考。後晉獻公滅之,取其地。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叶蒲北反)

賦也。下章同。○魏在位者儉嗇有褊心,故賦其事刺之。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古者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要之襋之,言治其要領也。好人,猶云大人。即謂在位者。葛屨履霜,利其廉也。女手縫裳,利其便也。此所謂褊心者,言此以起下章之意。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貌。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者,象骨為之,貴者之飾也。言好人儀容之盛如此,若無

可刺者但以其心褊迫故刺之如前章所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下二章同○此亦刺在位者儉不中禮之詩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溼之地不可種藝者與儉不中禮者之不可爲訓也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儉亦美德故曰美但不中禮則可刺故又曰無度公路掌公之路車者以卿大夫庶子爲之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一方彼一方也曰一方對其地高下區一矣英書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曰公行蓋一官而有二名故兩章分言之美如英而異乎公行者以其無度也下文不言無度故首句亦不言沮洳以爲與下章義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謂水流曲處曰一曲則又非一方矣藚水舃也葉如車前草如玉比如英又美矣公族掌公之宗族以爲大夫適子爲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下章同。○魏國小而無政，故以園有桃為興，而刺之。殽，食也。園且有桃可食，其如國無人何哉，故借以為興。下章園有棘義同。彼人，謂在位者。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此篇蓋在下君子所作，故曰我士。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之短者。聊，且也，畧辭。行國者，歌謠之不足，復出遊國中以舒其憂也。極，至也。罔極，無所至極也。蓋歌謠有似于驕，而行國則憂其無極，各相對而言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之然反哉猶來無止

賦也下二章同○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賦此詩山有草木曰岵上猶尚也慮羨也旃語辭也止于彼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山無草木曰屺凡山以生材木者爲美無材者次之父尊母卑故岵望父而屺望母也季少子也尤少子者婦人之情故不曰子而曰季棄言棄其家不來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

叟反

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岡山脊也故以望兄先望父母次望兄者尊卑之等也必偕言與其儕共作止也兄同儕故亦言念其儕也無死則不棄其家而止于我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音旋兮

賦也下章同○魏國小無政賢者欲避而去之故作此詩閑閑往來自得貌行猶將也子謂其友也還猶歸也

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亦自得貌逝往也前章云十畝之閒故曰還此章云十畝之外故曰逝蓋不得隱于其地而又有他適之志則其避亂之意爲益決矣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比也下二章同。賢者不得位而自食其力故以伐檀爲比而作此詩坎坎用力聲檀木名寘置同干厓也伐檀將爲車而行陸今乃寘之河干則無用矣比賢者之不得位也漣風行水成文也亦如檀之有文理然猗語辭蓋不見檀之美惟見河水清漣而已舉此以明彼也種曰稼斂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言不耕則不可以得食不獵則不可以得獸賢者之不得位而自食其力如此其窮困爲已甚矣故詩人述其事而深嘆惜之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輻、車輻也。伐輻、伐檀爲車輻也。首章不言爲車、此下二章不復言伐檀者、皆互文耳。直、波文之直、如車輻然。十萬曰億、蓋禾秉之數。獸三歲曰特。不言獸名者、匪一獸也。亦推廣之意。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邱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輪、車輪也。先輻後輪、輻湊而後成輪也。漘、亦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首章云廛、次云億、末云

廛者蓋一夫百畝之入始登于廛總約其數未貯于倉亦依其事之次序爲言耳皆曰三百者多之之辭也與鶉屬貆特言貆鴞言鳥也熟食曰飧此篇三章末句蓋亦重復咏嘆之詞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音慣女音汝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逝將去女同上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叶左數反

比也下二章同○民困于貪殘之政故以碩鼠爲比而刺之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女謂碩鼠也樂土樂居之土也爰於也所處所也蓋魏國於是遂亡而入于晉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德猶惡也非但顧念之而已域土而封曰國直宜道也蓋處有道之國而不爲阿比私曲之民也得我直則益得所之至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去聲叶平聲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音豪

黍麥已成之穀也食苗則又甚矣勞慰勞也蓋不徒施惠又撫恤之也國外曰郊永號長呼也凡篇內所云皆其號呼怨望之辭故末結言之如此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

唐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爲唐侯，都堯故墟。至於子燮，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詩不曰晉，曰唐者，唐俗儉勤，憂深思遠，有堯之遺民，故仍其號，不改。若其爲古帝之遺俗也。又晉侯燮無故而改先王之舊封，革祖父之故號，雖或嘗請命于天子，亦不能無失焉。孔子編詩而存其舊，亦所以示義也。

蟋音悉蟀所律反在堂，歲聿[允律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去聲。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去聲樂同上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憂亂之詩，蓋爲沃而作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黑色，有角翅，一名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也。九月云歲莫者，蓋謂周正也。除，除舊也。已，甚也。大康，過樂也。職，主也。居，所居，蓋指晉之衰弱言也。

瞿瞿，却顧貌。無已大康以下，乃反上文之義而明其意。蓋其時曲沃強而晉微弱，故國人憂之如此，然其詞旨隱約，亦若自戒者然，而其俗之憂深思遠于此可見。曲沃事見下揚之水篇。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其，言其晚也。逝則歲已去矣，邁亦去也。外，所居之外，蓋謂沃之盛強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則不止瞿瞿憂懼而已。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他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役車，役使之車。歲莫，其役車乃得暫休，則國亂可知。慆，過也。憂，憂其憂者，言當以晉之衰弱、沃之盛強爲憂也。良

去。休休者良士。能瞿瞿蹶蹶。則可以免于患而獲休矣。皆承前二章而言。

蟋蟀三章章八句

說見下篇。

山有樞 昌朱反 隰有榆 以朱反 子有衣裳弗曳 以世反 弗婁 力俱反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以朱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亦憂亂之詩。與前篇同意。樞。荎也。今名刺榆。榆。白枌也。婁。亦曳也。皆衣服之意。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詩人言此。其實非欲以為樂也。蓋其憂愈深而意愈蹙。較前篇為尤切耳。章首興義未詳。或取三有字相承為文。亦興中之一端也。

山有栲 音考叶去九反 隰有杻 女九反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叶蘇后反 子

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栲山樗也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考擊也保居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永長也人多憂覺日短酒食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此篇三章亦每章各舉其義言之說並見前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蟋蟀山有樞二篇舊解詳後詩說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下二章同。○晉昭侯封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以揚水爲比。鑿鑿，巉巖貌。水緩弱而石巉巖，比晉衰而沃盛也。下章白石皓皓，義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丹朱純。子，指桓叔。沃，曲沃也。蓋顯桓叔既諸侯之服，且自喜其從之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穀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皓皓，潔白貌。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既從于沃，復從于鵠者，往無不從之也。云何其憂，言無憂也。無憂則無不樂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

粼粼，水清石見貌。比下文聞有命意。承前二章從子于沃、從子于鵠，言已聞桓叔之命而不敢告人，爲之隱也。

此可以見民心之已竄
而曲沃所以卒滅晉與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下同遠條且

興而比也下章同○此亦爲曲沃作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香烈聊語辭椒聊之衍與曲沃之盛也之子謂桓叔朋比也且歎辭遠條長枝也末又歎椒聊遠條比桓叔子孫之盛也或謂此篇詩人有憂晉之意與前篇將叛歸曲沃者不同乃國人之公心也按詩意此說可通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音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曰匊篤厚也首章無朋止言其大此章從[illegible]厚義但升此匊為兩章首句先升後匊其說未詳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莫侯反 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下二章同○國亂民貧男女有失時而後得遂其昏姻者故作此詩綢繆猶纏綿也束薪綢繆與昏姻之好也下二章束芻束楚義同三星心也昏始見東方建辰之月也子女子自謂良人謂其夫也如此良人何深喜之之辭此詩蓋即新婚女子所作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 三星在隅叶語口反 今夕何夕見此邂叶戶懈反逅叶狠豆反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隅，東南隅也。昏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遇也。然新婚相遇晚。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粲者，亦謂其夫，猶葛生曰予美也。首章云見此良人，始見其夫也。二章云見此邂逅，乃言與其夫新昏之意。三章云見此粲者，復言其夫服飾容貌之美如此也。舊解首章稱婦語夫之辭，末章又夫語婦之辭。今按詩三章皆曰子兮子兮，恐不宜閒雜而異其人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至反焉。人無兄弟，胡

不佽七利反焉

興也下章同。○國亂民散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作此詩。杕特也。杕赤棠。湑湑盛貌。杕之特生與人之無兄弟也。踽踽獨行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 獨行睘睘音瓊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菁菁亦盛貌。睘睘說文云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睘睘。其情比踽踽又進矣。同姓謂同祖也。兄弟之遠服者。又承首章同父推言之以明兄弟雖疏遠而亦異于他人。其言無兄弟者之可傷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起據反 自我人居居去聲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下章同○此刺在位者不恤其民之詩祛袂也羔裘豹祛鄭大夫之服自由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故故舊也言由此大夫於我人居居然懷惡不相親比加此故我今欲去之則豈無他人可歸往者而必惟子之爲故舊乎此蓋大夫采邑之民故以故舊言之或曰居居猶倨倨覆庇意言此大夫服此羔裘之服者出其於我人覆庇之蓋有其德而後稱其服也今也不恤故我今欲去之而歸往他人耳說亦通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呼候反

褎猶祛也究究諸爲窮極人之行者比居居爲尤惡矣好愛好也或曰究究體察意蓋矜恤其民而體察之也亦比覆庇意爲深

羔裘二章章四句

朱子傳解此篇從闕今從
毛鄭氏義補之詳役詩哉

肅肅鴇音保羽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上聲或作平聲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與也下二章同○民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性不樹止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子為阜斗殼可染阜鴇集苞栩言其失所與己之從役也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言當勤勞也一說靡猶散敗也盬沮盬也煮海為鹽夏池為盬陰密盬言不散敗之謂也王事靡盬猶小雅曰王事多難蓺樹怙恃也何怙包下二章何食何嘗而言曷何也所處所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鴇翼猶鴇羽也或曰羽禽毛舉其全體翼則惟指兩
翼言也極已也首章有所以今日言次章以後日言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列也曰鴇行則集者衆矣稻穀名粱粟類有數色嘗
凡黍稷稻粱之屬種非一穀而今皆不能蓺故歷言之
以見其行役之久也嘗亦食也常復其常也復
其常則可以安居而無事矣故末結言之如此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下章同○曲沃桓叔孫武公伐晉滅之賂周釐王
請封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故述其請命之意而作此詩
七七章也侯伯七命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
由此詩觀之武公之僭慢無禮為已甚矣釐王既不能

討其篡逆之罪，乃復貪其寶玩而封之，東周所以益衰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於六反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皆以六為節，降七云六者，言若不敢當侯伯之命，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言似謙而辭實傲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久則吉且有終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比也，下章同。○國人有好賢者，恐不足以致之，而作此詩。左，東也。杕杜生于道左，比己之無與也。噬，發語辭。曷，何也。曷飲食之，言何以飲食之，謂當盡其禮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道周視道左爲又僻矣遠矣言欲至也來遊則享其久于已矣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下章同。婦人以其夫既死而悲念之故以葛蘞二草爲興。蘞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二草有所依托與已之獨處也予美婦人謂其夫亡無也亡其無于此也誰與獨處無所與而獨處也包下二章獨息獨旦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蓋其夫死既葬而以其塋域所生之草爲興也息宴息也獨息以夜言之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下二章同。○粲爛，華美鮮明之貌。我，角枕錦衾，夫在時所用。睹物而思其人也。獨旦，以日言之。故下章曰，夏之日，冬之夜。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

承前三章獨處獨息獨旦。言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於是爲甚也。歸，同歸也。居，墳墓也。此自誓之辭義之至情之盡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同上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戶歸于其室

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

詳後詩攷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旃之然反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興也下二章同○此刺聽讒之詩苓苓耳即卷耳也或曰苓同蓋大苦也采苓采苓言非一采也首陽首山之南巔山頂也旃之也此篇取興義未詳○或曰采苓于首陽之巔猶各有其道也況聽言乎故以爲興下二章采苦采葑義倣此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從聽也始信之繼許之終從之聽言者之序如此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益卷之二終